澳華新文苑

第1102期

愛玲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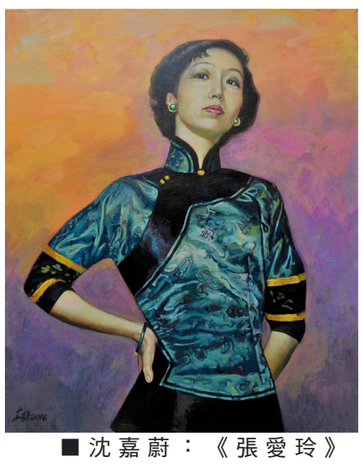
沈嘉蔚

張愛玲是誰？文革時代的大陸中國人，尤其是我們紅衛兵這一代人，對此問題必然是一臉茫然。與此同時，她又是一個傳奇。直到1995年，她還與她的讀者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但她似乎永遠屬於1940年代。她晚年離群索居，死去多日無人知曉。她死時距75歲生日不足十天。

在我創作這件關於張愛玲與她三代先人的群像作品時，每有澳大利亞的朋友參觀我的畫室，我都告訴他們，我畫的是一位中國的女作家，相當於澳洲的邁尤絲·弗蘭克林（Miles Franklin，1879-1954）。他們聞之立刻明白。澳大利亞家喻戶曉的肖像畫大獎是阿基鮑爾獎，而與之相類似的文學大獎，便是邁尤絲·弗蘭克林獎。邁尤絲-弗蘭克林是澳大利亞著名女作家。若上網搜索，最搶眼的便是她少女時代的一張挾傘側身肖像照，明艷動人。張愛玲恰也有一張同等程度搶眼的青春艷照。事實上，這兩個人都是20出頭便成為名作家的。甚至邁尤絲·弗蘭克林一生最成功的小說，還是她19歲的處女作《我的燦爛生涯》。

這兩位女作家並不屬於世界級別。然而對於她們本國的文學史而言，卻絕對占有重要一席。

1980年代中期，張愛玲的作品隨了鄧麗君的歌聲，瓊瑤的言情小說和金庸的武俠傳奇一同“反攻大陸”，開始為大陸人所知。不過她的作品隨了歲月滄桑，已從大眾文學進入到嚴肅文學的領域，遠不及那三位的作品那麼迅速家喻戶曉。筆者本不屬於“文學愛好者”之列，只聞其名，不讀其書。如此來到澳大利亞。只因為對老照片的愛好，而於1994年在香港買了一本張愛玲剛剛授權皇冠出版的《對照記》，薄薄一冊。



■沈嘉蔚：《張愛玲》（2016，油畫92 X 77cm，畫家自藏。）

《對照記》是張愛玲的另類回憶錄。她早年的幾篇散文，中年用英語寫的《易經》與《雷峰塔》，以及幾乎被銷毀的《小團圓》，都是她某種程度的回憶錄。但是這本《對照記》則是對了家庭相冊而寫下的最真切的回憶。毫無疑問，其中最吸引我的故事，是她祖父如何成為清末頭號重臣李鴻章的東床快婿。但與此同時，這本書也讓我對作者的一生產生興趣。好比它給出了不少未解之謎，而讓我通過日後的閱讀去一一破解。

《對照記》裡唯無一字涉及的作者經歷，是她與胡蘭成的那段初戀。而這一段戀情可說影響了她的一生。從直至2009年才面世的《小團圓》裡，可以看到她從未淡忘這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

我直至2005年在舊金山購到台灣遠景新版的胡蘭成回憶錄《今生今世》並讀了一遍，方才知道那一段故事的細節。事實上，直至三年前《小團圓》出版，世人才知張愛玲那一方面的敘述。在此之前，所有的傳誦，均據於胡蘭成的這本回憶錄。對照起來，胡蘭成的敘述也並無多少渲染作假。

我在讀《今生今世》之前，張愛玲的書我只讀過一本《對照記》。而讀了胡蘭成的這本書後，我倒是明白了何以那位一鳴驚人自視極高的文學才女會對胡蘭成如此傾倒，而成了他的“外室”，在上海當時的俗世用語中，便是不堪的“姘頭”。“她一直覺得只有無目的的愛才是真的”（《小團圓》）。

胡蘭成是一個至少由三種人格組成的混合體。第一種是用筆桿玩政治，且有時幼稚卻又自大到不可思議的政客；第二種是英文所謂的“Lady killer”，即以征服女人心為人生之樂趣，同時又有相應天賦的那種男人；第三種是極有才華的寫作人。

在張愛玲與胡蘭成之前，同時，與之後，中國有許許多多的作家。但是出手便有鮮明個人烙印的“文體”（注）的寫作人卻並不太多，至少在我讀到的書裡是如此。或許因為我是生長在文革時代的緣故罷。我第一次意識到“文體”的魅力，是在1983年底1984年初讀到畫友鐘阿城的一批手稿，其中包括了《棋王》。直覺他出手不凡。在他書桌上見到一張老舍的黑白照片，有點明白了。《棋王》在《上海文學》刊出後，阿城得了稿費，在中央美院的教師餐廳請了一大幫畫家朋友吃飯，大伙祝賀他晉升為作家。畫友陳丹青自2000年回國後，出版了好幾本書，我每本必讀，發現丹青也確立了自己的文體，可能是來自木心的影響，不過更可能是通讀魯迅的結果。

說回到胡蘭成，他的文筆讓我傾倒。也許因為同是浙江人，母語雷同，所以讀他的書時會有奇異的感覺：原來文字可以如此地組合！寫書也可以如江南人講話。

我相信是胡蘭成的這種才華讓張愛玲有如找到同道之感：“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雖然張愛玲在中年以後也嘲笑過胡蘭成的文體，但至少在當時，她一定是服氣的。很多年後，她還如此形容他：“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小團圓》）。雖未必是褒，卻也並非貶斥。其實胡魯二人的家鄉相距不遠，母語也是近似的。（未完）

（注：對應於英文“Stylistics” 一詞的中文，在牛津等英漢大詞典裡都是“文體”即“作家的文字風格技巧”。但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文體”僅作“文章的體裁”解，而與“文字風格技巧”相關的詞是“文筆”與“文辭”。在通常中文語境裡後兩個詞均不足以表達我的所指。因此我確定使用“文體”來表述一位作家的整體性寫作風格。）

大時空詩：新時代詩歌的美學突圍

——王鑽清大時空詩集《敲響自然的骨頭》漫評

莊偉傑

（接上期）其三，一反傳統詩人的單一線條化思維的同時，融入了新的語詞（科技詞彙）。如元宇宙、手機、暗物質，黑洞、蟲洞、粒子、引力，等等。儒家和古典溫情中的那些正統話語似乎被顛覆了，作者呈現的是如同神話般充滿傳奇色彩的畫面。此外，在常人習蔫不察抑或想像不到的陌生地帶進行“橫衝直撞”，作為一種精神探險之旅，在詩人那裡並沒有放棄因心靈感應而生發的質疑或追問。“氣象塔你是否回應了鳥們的奇怪提問／你是否對大氣層有新異的心靈感應／湖裡魚兒和微生物是否表達氣象變化／自然預警地球暖化你能否先知先覺／海洋風暴來年可否撞痛你小蠻腰”。但這並未逃逸於現實世界，且未見任何唐突感，而是一種力量感的表達。必須明確的是，詩人的表達方式不像某些詩人那樣或故弄玄虛或故作高深，而是讓寫作形式隨著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而變化，並找到相應的契合點，把現代意識與科幻元素經過詩化過濾之後，發出一種別樣的聲音和氣味。當然，那些因想像而存在的，唯有感覺可以印證。

如果說想像力是人類最重要的心智能力，也是科學和文學藝術賴以生存的堅實基礎；那麼，是否可以說，文學的未來意義實質上就在於觀念再造與想像力的重建。然而，文學對未來的意義不僅只是記錄或再現，其主要意義應是強調人的主體性，並指向一種人文關懷。王鑽清深諳此道，以多維、復雜、共生的新視角，以強烈的主體意識，著意突破傳統的規範來建構新的詩歌形態。不論是意會到“宇宙深處的暗光是那麼多情／眨一眨眼聽我止不住地意淫”的《時空深處的本色》，還是感受到“我的心跳跟上了恆星時的節奏／平太陽時發情於平太陽點”的《對時間的沉思》；無論是想像“是否能跟其他星球生命自由交流”而窺探《奇異的新世界》，還是發出“你准備好了嗎，在時間的河床動手／築造生命的流程朝向永恆的靈體”之聲來回答《相信未來》……，他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奇異的時空或科技本身，而是展示了人類對太千宇宙、對深邃時空和新世界的自然運行機理的心靈感應和自由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王鑽清筆下的大時空詩歌指向的是未來，具有一種胸懷宇宙的人類意識和未來視野。而這，恰恰體現出其詩歌敘述的生命含量和包容力。

禁不住想起伊塔羅·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對文學歷史的追溯遠及神話、傳說、哲學和史詩。更為意味深長的是，卡爾維諾的文學世界向著科學（物理學、生物學）致敬，以從中求取生命的詩學，於是清醒地意識到，“在廣闊的文學天地之中，永遠存在著有待探索的途徑……但是，如果文學還不是以令我確信我是不是在追逐夢境，那我就要求助於科學來培育我的景觀，因為在科學中一切沉重感都會消失。今天，科學的每一個分支都旨在表明，世界是由最為細小的實體支撐著……。”卡爾維諾認為科學呈示的想像力和生命感覺將成為文學的泉源，並與古老的哲學和神話殊途同歸。他同時思考著社會科學的新鮮成果和都市文明。這些都預示著富有未來鏡像的文學世界將超出於現實三維空間。可見，如果不關心過去已有的人類想像和體驗，不關注科學與生活正在裂變的宏觀與微觀所提供的想像與感受，那麼文學就有可能因資源枯竭而難以更美麗地騰飛翔舞，也將失去在未來生活中與其他平行體系之間的對話能力。進一步說，文學在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三個維度上做出卓有成效的表達顯然是不夠的，在文學未來學中，人與宇宙、人與自然兩個維度顯得至關重要。同樣的，未來的詩歌要進行提升走向新的藝術天地，唯有再造觀念世界，展開新的視野，方有可能讓未來的詩歌創造升華到一個新的智力水平、知識結構和精神境界。話說回來，筆者在開篇之所以認為王鑽清的大時空詩歌有其獨特的創意和美學品格，是因為他的詩歌實踐和想像力與未來的詩歌朝著同一指向，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也是他的先見之明，更是他卓然獨領風騷的標誌。像他這樣致力專注於大時空書寫的詩人作品，在當代漢語詩壇中甚為鮮見。

誰敢“敲響自然的骨頭”？這跟魯迅先生曾稱贊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其道理是相似的。對真正勇於探索的詩人而言，看來唯有《活出整個世界的這個人》：“引力波將宇宙的聲音自外太空傳來／量子力學托起地球上的每一個物種／所有生靈以地球公民的名義親吻自然／自然的肌膚上活蹦亂跳著人的骨架／這個人的靈性將消失於自然的天性／不我要活出整個世界的人模狗樣”。這首僅有6行的詩篇，表現了在宏大的時空和敘事背景中，人與自然之間的親近以及彼此之間關聯的生命呼應和依存，最後詩行，詩人筆鋒一轉，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呼之欲出，盡管宇宙之浩瀚，世界之廣大，個體之渺小。值得稱道的是，在詩人展示的想像視野中，“我想當地球停止轉動時／我的心也許會跟宇宙一樣動亂／宇宙中的能量重新注入人體／地球村落的人啊不再是動物／人不再是人也不分為男人和女人／愛和智慧的能量此刻敵不過空間物理／存在著的人呀跟植物一樣自生自滅／與精氣神無關／與世事人情無關／人類的道啊怎敵得過大自然的法則／於是我心回歸自然又從天際出發／一顆愛自由的心在地平線上燃燒／燃燒了一生的愛之能量／縈繞不落的太陽在眼前也在遠方”（《發現世界》）。顯然，詩中律動的是關於宇宙人生的冥思玄想，其視野刷新了以往創作者舊的觀念認知，重新發現人與廣闊世界的關係。或許，未來的詩歌創作將在發現世界的同時，關懷更加高級的維度，探索新的生命特徵和我們的關係，並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幻化出更加精彩的未來圖景。

記得筆者曾經對詩人王鑽清說過，要走進他的大時空詩歌探幽尋勝，必須以欣賞的眼光站在特別的高度觀照，否則難以抵達其詩之核心地帶，倘若僅是停留於“技”之層面加以分析，只能是平面式的理解，唯有進入“思”與“道”的層面，方能展開立體化的透徹理解、感知和把握。因為，在詩歌與科幻的雙重火焰燃燒的大時空中，詩人王鑽清早已捷足先登自由蹈舞，且提前做好准備，即在與宇宙對話中進入靈魂的大時空。他的詩歌創造力及其鑄造的詩之魅力，注定將留給大時空，留給詩歌史。在他的詩歌譜系裡，生命形式與宇宙形式是相連接的；在他的大時空詩歌騰挪搖曳的多維空間裡，既呈現出詩人胸懷宇宙的思維拓展與美學突圍，這是一種詩性智慧；又展現出詩人心懷天地的創作境界與人文關懷，這是一種精神結構；同時突顯出關於宇宙人生的時空書寫與人類意識，這是一種具有方向感的寫作。

至此，可以直言不諱地說，出自非傳統文壇的劉慈欣之《三體》，是以科幻小說演繹了人類文明與外星文明之間黑暗的“叢林法則”，去猜想宇宙社會學構造的根本，而成為當代小說界的“異數”。那麼，反觀詩人王鑽清這部通過三種“大時空”組合的詩歌（結集），可以看出，他已成功地打造了彰顯科幻精神、超前意識和個人特色的大時空詩歌，並以另類的、殊異的姿態呈現詩歌價值。就此而言，他的視域、思路及其創作實踐，或許就是新時代詩歌美學突圍的一個方向。但願！

春來秋去寫雋語 軒風詩雨詠長歌

恆心馬

玉兔呈祥集錦箋，雨軒詩薈續新篇。
春花秋月寄情處，笑賞雲霞落滿天。

澳華悉尼雨軒詩社，於4月16日，在位於悉尼南岸Gerringong區域的Crooked River酒莊，舉行《大洋洲雨軒詩薈第三輯》新書發布會。

風景如畫的田園風光，熱情洋溢的雨軒詩友，在這裡歡聚一堂，譜寫一首屬於自己的詩章。

《雨軒詩薈》第三輯，由布文策劃，行悅主編，八月飛雪任副主編，潔然擔任責任編輯，彙編了29名詩友，合170餘首現代詩和古詩詞的優秀作品，厚達230頁紙。

何與懷博士撰寫了《面對嚴峻的時代——雨軒詩薈第三輯前言》；行邁博士撰寫了《鴻雁挽春風，扶搖繼征程》的序言；布文社長撰寫了卷首詩《敬你一杯酒，在雨軒擱淺的時光裡》；行悅主編撰寫了《卷尾詩》和《後記》。

新書內容豐富，編輯精美，專業水准。尤其是彩頁上的歲月留痕，有一道難忘的時光，難忘的足跡，難忘的詩句。

新書發布會由陸文濤和艷陽聯手主持。陸先生花了一番心思，准備了一份聲情並茂的精彩開場白：

人類歷史上傳播最廣的一次疫情，過去了或者即將過去了。經過漫長三年等待和抗爭，我們終於等到了這個時刻，太陽正在緩緩地升起，照進了我們飽受煎熬的心靈，每一個生命正在自由的海洋裡，准備起航。

詩人們朗誦了各自的作品。也許詩情感動上天，突然烏雲翻滾，下起微微小雨。呈現出好一幅“風過詩雨軒”的浪漫景致！風雨過後，三隻喜鵲也飛來湊熱鬧。

詩歌朗誦結束後，蘇童表演了舞蹈《秋水伊人》，循眾要求，又表演了舞蹈《九寨》。

行悅在發布會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感謝大家的共同努力、支持和付出，感謝二十多位詩友資助本詩集的出版。

按照預定的時間，下午一時許各就各位，開始享用西式午餐。午餐後，大家道別。各取所需，各奔前程。有人留宿，有人歸家，有人順道游覽名勝景點。

晚上七點回到好事圍，雨軒詩社部分詩友在金沙酒樓聚晚餐，給從墨爾本遠道而來的行悅總編餞行。至此，《雨軒詩薈第三輯》新書發布會，劃上了完美的句號。

■澳華悉尼雨軒詩社《大洋洲雨軒詩薈3》發布會於2023年4月16日在悉尼南郊一家酒莊舉行。這是與會者合照。

敬你一杯，在雨軒擱淺的時光裡

布 文

一個小社會 一個大家庭
一個用眼神當作種子可以催醒春天的地方
像一群蝴蝶，與你們在流連的雨林中相遇
至少我，一夜醒來便有了掛念

塵世淵深，落日餘暉和無盡夜色
可以用來輕嘆落寞
浪漫、遺憾、夢想，可溶於水的多巴胺
在這裡浮上紙面 從紙面飄過永遠

憑欄回望的愛情和尋找擺渡的靈魂
被冷落的花開和沉澱多年的滄桑
憑一支筆以倒飛的姿態
在這裡，在雨軒的時光中擱淺
光陰，從未如此清晰，有些人就算未曾見面
我的江山如畫，已有你的空間

真想敬你一杯 不只是熱愛這麼簡單
即使詩歌有時像語無倫次的磕巴
仍讓人撫摸到你捂在胸口的吶喊
已經萬千心碎
還是執念向暖
生活待我們不薄，借你餘生
不竭的繆斯靈感
可以寫得天昏地暗
敬你一杯吧，在雨軒擱淺的時光裡
世界曾經那麼好
現在，這麼難

■《雨軒詩薈第三輯》封面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五，《秧歌》和《赤地之戀》無疑是反共的，在中共執政的政治生態環境中，被官方否定是其必然的命運。古遠清教授失敗的抗辯引出兩個重要問題，非常值得深思。

（接上期）夏志清等人的評論很對，《秧歌》和《赤地之戀》除了其藝術上的成就，無疑是反共的。其反共性質，自然逃脫不了中共意識形態管理官員的金睛火眼。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傳入中國之後，幾十年來，盡管張愛玲在整個中國大陸相當出名了，她許多作品一版再版，然而《張愛玲全集》根本不全——《秧歌》和《赤地之戀》從來沒有正式出版過，中共官方，或明或暗，就等於把這兩部作品禁了。許多學者、教授，包括一些所謂的張愛玲專家，自然也相當識時務，“聰明”地繞過這兩處危險之地，因而也讓無數的“小資張迷”在他們的影響下踏上“嚴重誤解”張愛玲的歧路上。而另一方面，對夏志清的批判，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的批判，一直進行著。

2016年，《中國文學批評》季刊第二期便刊出“夏志清文學史觀質疑”一組文章。這個季刊創刊於2015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聯合主辦，主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該雜誌號稱是一份高規格、高質量、高水平的刊物，宗旨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話語體係為目標，以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為中心，緊密結合當代文學創作和鑒賞的實際”，其來頭其陣勢很是嚇人。

這組“夏志清文學史觀質疑”文章，打頭陣的是袁良駿的<夏志清的歷史評價>。就以此文，這個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非常粗暴地把一位張愛玲等一批作家的伯樂否定了，更把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否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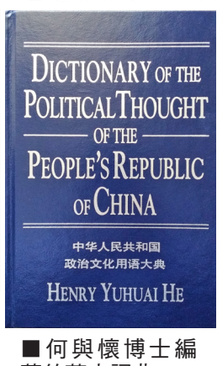
有反駁的嗎？也有。2016年8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及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古遠清教授撰寫了<給張愛玲戴的帽子太沉重——質疑《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篇頭條文章>一文，2017年3月15日發表於《南方文壇》上。我這位武漢朋友的策略是拋棄夏志清，救助張愛玲。

怎麼拋棄怎麼救助呢？古遠清說：袁文“有助於國內學界破除對夏志清的迷信，讀後獲益匪淺”，而且，文章“寫得大義凜然，愛國情懷十分可敬”，但——

我們不能因爲夏志清“破口大罵”大陸紅色政權，就以牙還牙，恨屋及烏，把夏志清贊揚得十分過分的作家，也來個“破口大罵”，如“頭條文章”說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系“反共反華小說”，就很不客觀。

古遠清認為，說張愛玲“反華”完全是無的放矢。因為有相當一批境外作家不認同政治中國，但熱烈擁抱文化中國，有後一點就足矣。至於說張愛玲“反共”，古遠清認為也不可以。他說，夏志清認為張愛玲“反共”，你袁良駿自認與夏志清水火不容，卻又附會同意夏志清說張愛玲“反共”，豈非十分吊詭？古遠清認為，《秧歌》《赤地之戀》這兩部小說內容復雜，袁良駿給張愛玲戴的帽子太大了。如果這兩部是“反共反華小說”，那“新時期”出現的眾多寫大陸陰暗面的作品，如寫反右鬥爭的《天雲山傳奇》，揭露極左政治對農民最基本生存權利剝奪的《李順大造屋》，還有比《秧歌》火藥味似乎更濃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又該作何解釋？！

■何與懷博士與古遠清教授攝於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代表大會上（2013年10月16日，吉隆坡）。



■何與懷博士編著的英文詞典。

古遠清說的“新時期”是一個政治術語，全稱是“新的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也算是文學術語，有“新時期文學”的說法。我把“新時期”定位始於1976年“四人幫”倒台終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還可指出，這個時期中國作家、詩人創作的一些作品，與其說是“新時期文學”，不如更確切地說是“文革後文學”。我在我撰寫於八十年代的博士論文，《緊縮與放鬆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也在我九十年代編著的英文詞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一些條目中，對那十幾年的“文革後文學”現像作了許多論述與評介。一言以蔽之，那眾多寫“陰暗面”的作品，在當時那個語境下，客觀上就是反共的，雖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或者雖然作者標榜“第二種忠誠”。經歷了十年文革“封建法西斯專政”下的民族劫難，人們痛定思痛，悲憤控訴，深刻反思，不但控訴和反思文革的罪惡，進而也控訴和反思文革之前毛澤東獨裁專政的罪惡。所以出現控訴“反右”運動的感人至深的《天雲山傳奇》，出現揭露極左政治對農民最基本生存權利剝奪的《李順大造屋》，出現“比《秧歌》火藥味似乎更濃”的大飢荒慘烈故事《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這有什麼難以解釋的？

古遠清勇於抗辯，其志可嘉，但他訴諸的邏輯很有問題，或者直白說吧，其出發點就是錯的，因此他這個質疑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不過，他的抗辯引出兩個重要問題，確是很值得深思：其一，一個文學作品有反共思想傾向，其文學藝術價值就要一筆抹殺嗎？其二，更關鍵更要弄清的是：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不對？如果是錯的，自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的話有理：“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但如果這是對的，那麼，這類作品就應該肯定，如果其文學藝術性又很高，則更是錦上添花，皆大歡喜。

一部優秀文學作品，除了高超而又獨特的藝術手法，思想上應該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義法治人權，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價值；應該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揭露和鞭撻“假醜惡”，追求和頌揚“真善美”。（未完）